不得已

不得已目錄

下卷

王叩 閽辭疏

引

孽鏡者鏡西洋新法之妄也人生世上造種種罪孽事發經官備諸拷掠而犯刑憲之徒猶强辯抵飾以希徼倖及至閻羅孽鏡之下從前所作罪孽畢見鏡中然後欲辯不能始俛首承伏此予所以有孽鏡之著也新法之妄其病根起於彼教之輿圖謂覆載之内萬國之大地總如一圓毬上下四旁布列國土虛懸於太空之内故有上國人之足心與下國人足心相對之論所以將大寰内之萬國不盡居於地平之

上以映地上之天之一百八十度而將萬國分一半於地平之上以映地平上之天之一百八十度分一半於地平之下以映地平下之天之一百八十度故云地廣二百五十里在天差一度自詡其測驗之精不必較之葭管之灰而得天上之真節氣所以分朝鮮盛京江浙川雲等省為十二區區之節氣時刻交食分秒地各不同此荒唐之說不但不知歷者信之即精於歷法歷理者亦莫敢不信之何也天遠而人邇邇者既不克問天而 遠者又弗肯言人答真與不真

安所辨驗雖心知其妄然無法以闢之所以其教得行於中夏予以歷法闢一代之大經歷理闢聖賢之學問不幸而被邪教所擯絶而弗疾聲大呼為之救正豈不大負聖門故向以歷之法闢之而學士大夫遂於歷法者少即有之不過剽紙上之陳言未必真知歷之法故莫為義和之援所以摘謬十論雖為前矛然終以孤立莫克靖其魔氛既又以歷之理闢之學士大夫既不知歷之法必反疑理之未必真能與法合所以呈稾一書竟作存疑之案以俟後之君子

訂其是非故若望愈敢肆其邪妄而無所忌憚噫斯學士大夫之罪也典重欽若察齊不知學者何以弗潛心探討明祖禁習天文未嘗禁習歷法也蓋天文觀星望氣詹驗妖祥足以惑亂人聽動搖人心故在所禁若歷法乃聖帝明王敬天勤民之實政豈亦所宜禁哉使歷法而禁則科場發策不當下詢歷法於多士矣朝廷既以歷法策多士而多士又以歷法射榮名今乃諉之弗知而坐視新法之欺罔羲和之廢絕豈非學士大夫之罪哉歷法近於術數固不足動

學士大夫之念而二典爲祖述堯舜之孔子所首存豈亦不足動學士大夫之念乎此予之所以日夜引領而不可得者也不得已而幸冀於羲和之舊官而舊官者若而人乃盡叛其家學而拜讐作父反搖尾於賊蹤以吠其生身之祖考是欲求存羲和已絕之一綫於羲和之後人者又不可得矣予爲此懼舍欽若之正法正理都置不論唯就若望所刊之輿圖所訂之道理照以孽鏡與天下後世共見其二百五十里差一度天上真節氣之不真即愚夫愚婦見之莫

不曉然明白盡識其從前之無所不妄學士大夫縣
其天上眞節氣之妄推而知其歷法歷理學問之妄
鳴共攻之鼓不與同於中國俾羲和之學墜而復明
尊羲和以尊二典尊二典以尊仲尼端有望於主持
世道之大君子特懸孽鏡以照其妄如左

康熙改元仲夏端陽日新安布衣楊光先長公氏著

孽鏡

孽若望刻印之輿地圖宮分十二幅幅界三十度

第一幅未宮東極之盡是伯西兒之西偏起三百六十度末南亞墨泥加止三百三十一度初

第二幅申宮末亞納起三百三十度末大東洋止三百一度初

第三幅酉宮加拿大國起三百度末東紅海止一百七十一度初

第四幅戌宮小東洋起二百七十度末黑池止一百四十一度初

第五幅亥宮雪山起二百四十度末沙墩門島止二百一十二度初

第六幅子宮亞泥俺國起上百一十度末日本之中止一百八十一度初

第七幅丑宮日本之中起一百八十度末朝鮮起一百七十四三二一度中夏起一百七十度末

止一百五十一度初
第八幅寅宮星宿海起一百五十度末卯度止一
百二十一度初
第九幅卯宮天竺回回起一百二十度末小西洋
[illegible]密止九十一度初
第十幅辰宮亞登起九十度末利加亞止六十一
度初
第十一幅巳宮厄勒祭起六十度末蘭得山止三
十一度初
第十二幅午宮默理起三十度末大西洋在十五
度伯西兌之東倫起五度止一度初在西極之
盡處與東極第三百六十度之伯西兒相接
鏡據圖東極未宮第三百六十度之伯西兒即西極
午宮第一度之伯西兒如天之第三百六十度與
第一度相接此環體也若然則四大部州萬國之

山河大地總是一大圓球矣萬國錯布其上下四旁球之大小窪處即是大小洋水附之所以球上國土人之脚心與球下國土人之脚心相對想其立論之意見天之有渾儀欲作一渾地之儀以配天之宮度竟不思在下之國土人之倒懸斯論也如無心孔之人秖知一時高興隨意謅謊不顧失枝脫節無識者聽之不悟彼之爲妄反嘆巳之聞見不廣有識者以理推之不覺噴飯滿案矣夫人頂天立地未聞有橫立倒立之人也惟蜾蟲能橫

立壁行蝇能仰捿人与飛走鱗介咸皆不能兹不
必廣喻請以樓爲率予順立於樓板之上若望能
倒立於樓板之下則信有足心相對之國如不能
倒立則東極未宮第三百六十度之伯西兒必非
西極午宮第一度之伯西兒也且若望生於午宮
之西洋今處於丑宮之中夏丑之與午分上下之
位試問若望彼所見居之中夏是順立乎是倒立
乎如是順立則彼所生之西洋必成倒立矣若西
洋亦是順立則東極未宮第三百六十度之伯西

兒不知何以得與西極午宮第一度之伯西兒接
也此可以見大地之非圓也今夫水天下之至平
者也不平則流平則止滿則溢水之性也果大地
如圓球則四旁與在下國土窪處之海水不知何
故得以不傾試問若望彼教好奇曾見有圖水壁
立之水浮於上而不下滴之水否今試將滿盂之
水付之若望能側其盂而水不瀉覆其盂而水不
傾予則信大地有在四旁在下之國土如不能側
而不瀉覆而不傾則大地以水為平而無似球之

事苟有在旁在下之國居於平水之中則西洋皆爲魚鱉而若望不得爲人矣總之西洋之學膚鄙無奇而欲以行於中夏知持布鼓過雷門其不聞於世也必矣故設高奇不根之論以聳中夏人之聽如南極出地三十六度之說中夏人心知其妄而不與之爭者以弗得躬履其地驗其謊姑以不治治之而彼自以爲得計遂至於滅羲和之學撰不根之書惑世誣民以誤後世不得不亟正之以爲世道之防請正言天地之德以破之天德圓而

地德方聖人言之詳矣輕清者上浮而爲天浮則
環運而不止重濁者下凝而爲地凝則方正而不
動此二氣清濁圓方動靜之定體豈有方而亦變
爲圓者哉方而苟可以爲圓則是大寰之內又有
一小寰矣請問若望此小寰者是浮於虛空乎是
有所安着乎如以爲浮於虛空則此虛空之大地
必爲氣之所鼓運動不息如天之行一日一週方
成安立既如天之環轉不息則上下四旁之國土
人物隨地週流晝在上而順夜在下而倒人之與

物亦不成其爲安立矣如以爲有所安着則在下之國土人物盡爲地所覆壓爲兒爲泥亦不得成其爲倒生倒長之安立矣不知天之一氣渾成如二碗之合上虛空而下盛水水之中置塊土焉平者爲大地高者爲山嶽低者爲百川載土之水即東西南北四大海天包水外地着水中天體專而動直故日月星辰繫焉地靜翕而動闢故百川之水輸焉水輸東注洩於尾閭閭中有氣機爲水所冲射故輸轉而不息而天運以西行此動闢之理

也尾閭即今之弱水俗所謂漏土是也水洩於尾閭氣翕之而輪轉為泉以出於山谷故星宿海岷嶓百川之源盈科而進此靜翕之理也苟非靜翕之氣則山巔之流泉何以不舍晝夜東委而不竭非動闢之機則東海之涯涘何以自亘古至來今而不盈此可以見地水之相着而大地之不浮於虛空也明矣地居水中則萬國之地面皆在地平之上水浸大地則萬國之地背皆在地平之下地平即東西南北四大海水也地平上之面宜映地

平上之天度地平下之背宜映地平下之天度此
事理之明白易見者也不觀之日月乎月無光映
日之光以爲光望之夕日沒於西而月升於東月
與日東西相望故月全映日之光而盈朔之日月
與日同度謂之合朔朝同出於東方日輪在上月
輪在下月之背上與日映故背全受日之光月之
面下映大地故晦而無光焉此即地面映地平上
一百八十二度半之度地背映地平下一百捌十
二度半之天度之理也若謂此焉而亦如而謂

大地如毬以映天三百六十之全度則月亦如毬
亦當全映日之光而無晦朔弦望之異矣此大地
如毬之所以為胡說亂道也

蓋據若望之輿地圖大西洋起午宮第十一度東行
歷巳辰卯寅至中夏止丑宮第一百七十度

鏡詳觀此圖中夏之人祇知羨其分宮占度之精當
而弗察其自居居人之深意中夏之人何太夢夢
也且高值求之如護拱璧以居於廳事之上豈不
為湯賊所暗哂哉請聲其罪按午宮者南方正陽

之地先天為乾乾者君之象也陽者君之位也丑宮者北方幽陰之地先天為坤坤者婦道也陰者臣道也若望之西洋在西方之極其占天度也宜以酉戌自居中夏在天地之中其占天度也宜居正午之位今乃不以正午居中夏而以正午居西洋不以酉戌居西洋而以陰丑宮中夏是明以居位自居而以中夏為臣妾可謂無禮之極矣人臣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雀不知當日許私宗伯平章者果何所見而援引之也因午丑上下

之位推之則大地如毬足心相踏之說益令人傷心焉午陽在上旦陰在下明謂我中夏是彼西洋脚底所踹之國其輕賤我中夏甚已此言非誑之也察彼所占之午而義自見矣總之天主教全心欲為宇宙之大主天則耶蘇之役使萬國人類為亞當一人所生國則居正午之陽而萬國皆其臣妾地則居上而萬國在下與四旁此猶可曰小人無稽之言不足與較而依西洋新法五字明謂我中夏奉西洋之正朔此亦不足較乎人臣無

將〻必誅若望之所行可謂將之極矣夏
君臣請誅思之斷不可與同中國留之必為他日患
孽若望進歷疏云在地廣二百五十里在天為差一
度此各省直節氣時刻交食分秒所繇以異故分
朝鮮盛京江浙川雲等省為十二區區之節氣及
日出沒時刻交食分秒地各不同此得天上之真

節氣

鏡以地之道理準天之度數其法与羅經不同羅經
定二十四山之五行故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全以地測天天有上下地亦有面背在
上之天映地平上之地面即二分太陽晝行天上
度之體也在地下之天映地平下之地背即二分
太陽夜行地下度之體也故以地測天測天者用一百
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七秒五十微此其所以與
羅經之用不同也今不必依古先聖人之法之
理以地之全映天之半即照若望圓毬之地以配
天之全度而天上之真節氣可從而考矣新法判
天爲三百六十度據若望疏云二百五十里而差

一度是千里差四度萬里差四十度三百六十度共差九萬里止矣果如所言則大寰之內萬國之多并四大海水合而計之東天際至西天際橫徑九萬里南天際至北天際直徑九萬里止矣而必不能有所增者有天包之於外有度以限之於天故也地徑九萬里者乃若自訂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之率雖有巧辯不可易也

募若望又疏云臣自大西洋八萬里航海來京

鏡考若望之西洋國在午宮第十度起至我中夏在

丑宮第一百七十度止共計一百六十度以每度差二百五十里積之止該四萬里何云八萬里乎中夏地以八萬里分為一百六十度每度該地五五百里此法之正也再將東方二百度計之又有十萬里共計十八萬里則與限定九萬里之率自相剌謬矣請問若望天上之節氣將何從而得其真予觀此則十八年未盡墮其雲霧中矣此猶就若望大地如毬之率推之也若以地平橫徑之法二百五十里差一度推之則自東天際至西天際橫

徑止得四萬五千里而八萬里之來程已多於橫徑三萬五千里矣況所多之外更有十萬里哉且姑置此更多之十萬里於不論即就若望來程所多之三萬五千里言之實嘗擠破天外矣試問若望還是中夏在天外乎還是西洋在天外乎若云中夏在天外而我中夏實居天地之中無在天外之理若云西洋在天外則西洋為天所隔限若望何能越天而來若云中夏西洋俱在天內則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之奏是為欺罔紅牌之禁若望

何以自文也

尊若望刻印之見界總星圖箕水豹三度在丑宮

、之初鬼金羊在午宮之第三第四度

鏡若望圖冬至日躔箕三度不察天行之數宮宿之

理違天定之則逞臆學之私將寅宮之箕三移入

丑宮之初因而將滿天星宿俱移十餘度也宮猶

為不顯獨未宮之鬼金羊宿原在未宮第二十五二

十六度今移入午宮第四五度是未宮全為井

宿所踞而無鬼金羊之氣矣夫生人之十二肖非

無故而取也天列二十八宿占度各有短長分布於十二宮每宮取一宿以為一宮之主故子午卯酉為四仲仲者中也正也謂之四正宮以四太陽為主宿故虛日鼠宿居子宮之中所以子年生人肖鼠星日馬宿居午宮之中所以午年生人肖馬房日兔宿居卯宮之中所以卯年生人肖兔昴雞宿居酉宮之中所以酉年生人肖雞此四正宮之宿所以居於中也寅申巳亥為四孟孟居左故以宿之在左者為四孟宮以四火星為主宿尾火

虎宿居寅宮之左所以寅年生人肖虎觜火猴宿居申宮之左所以申年生人肖猴翼火蛇宿居巳宮之左所以巳年生人肖蛇室火猪宿居亥宮之左所以亥年生人肖猪此四孟宮之宿所以居之於左也辰戌丑未爲四季季居右故以宿之在右者爲四季宮以四金星爲主宿亢金龍宿居辰宮之右所以辰年生人肖龍婁金狗宿居戌宮之右所以戌年生人肖狗牛金牛宿居丑宮之右所以丑年生人肖牛鬼金羊宿居未宮之右所以未年生

人肖羊此四季宮之宿所以居於右也蓋仲季之名以主宿所居之左中右而定十二宮之名以主宿之象而定人之生肖以十二宮主宿而定非漫無考據而亂拈此可以徵羲和氏之精當也且生肖書歷後之紀年以頒於天下與各屬國其關於一代新修之歷法亦匯綱政令也今新法謬背火猴於中而以參水猴居於左則申宮之左為猴所居是申宮不當肖猴而當肖猴矣以井木犴宿之初度入未宮井之三十一二三度入午宮鬼金

羊宿入午宮之第四五度是未宮全為井木犴宿獨據而絶無鬼金羊之氣則未宮不當肖羊而當肖犴矣宇宙之内凡係未年生人速向若望於時憲歷後紀年條下將未年生人改書羊字為犴字使天下之後世及各屬國觀之始与名實相符如未年生人仍該肖羊則鬼金羊宿不當移入午宮也此不通之最著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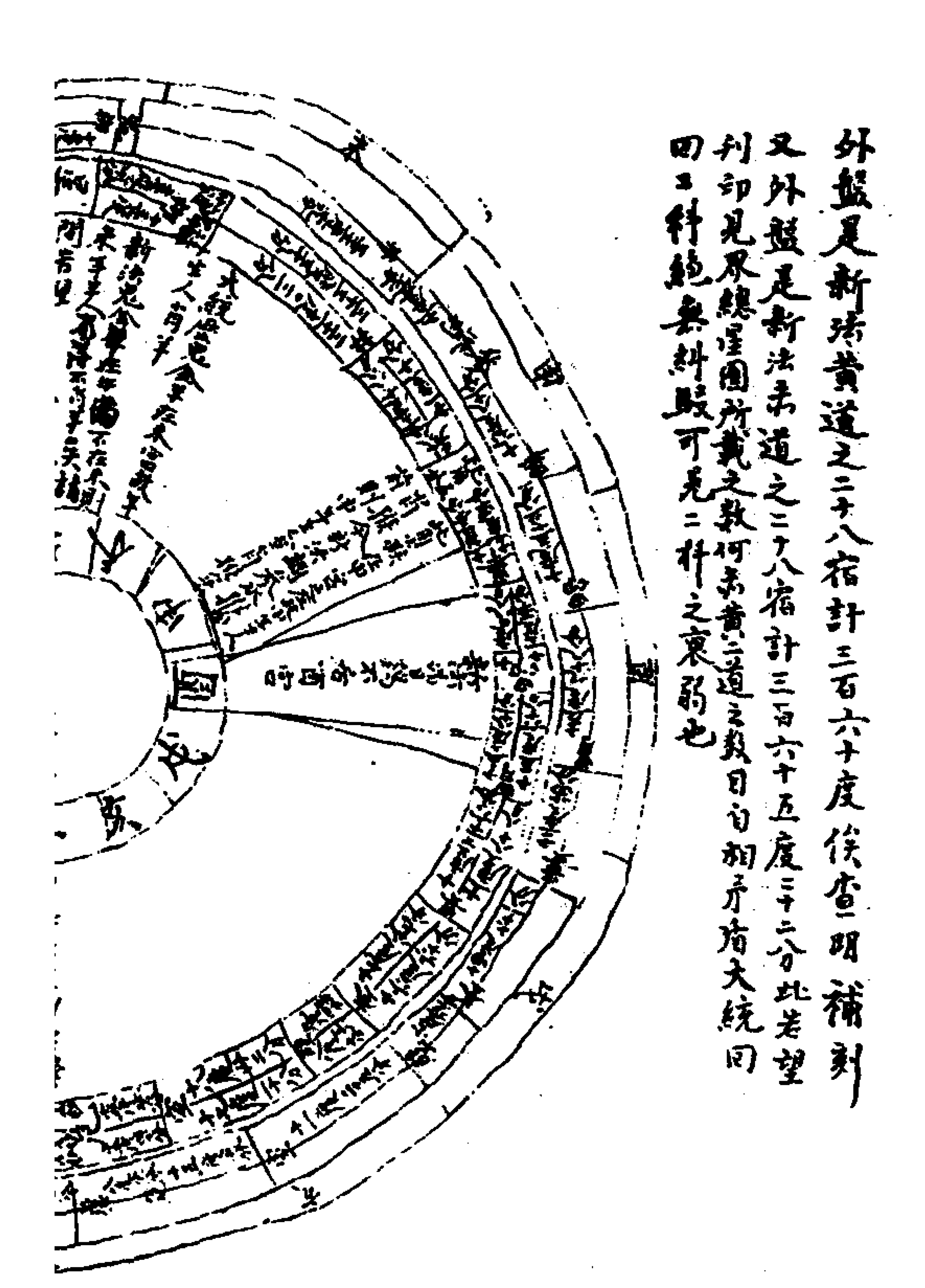
附金烏玉兎辯

世之使事咸以金烏為日玉兎為月是皆未考究

夫天之列宿故誤呼月爲日呼日爲月爾按二十八宿東方蒼龍七宿有房日兔西方白虎七宿有畢月烏西方屬金故畢月烏爲金烏玉者對待之文非白兔也如以玉爲真白則金色亦白而烏匪黑矣金烏玉兔照然列於天上而謂金烏是日玉兔是月不知出自何典考卯宮又單有日星酉宮有月星日東月西更與房日兔畢月烏符合而好奇者輒穿鑿翔陽烏名爲日中踆烏三足以附會其說乃刊之尚書之端此與蛇足何異俗傳金烏

西陸玉兎東昇蓋望夜不眠翫月至曉見月西陸而日東昇故爾云云政與長夜之飲斗轉参横同一命意非望之夕之言也人自錯會意爾人以兎之無雄象太陰之體不察先天坎卦爲月之象在於西方外〻陰而内一陽是爲陰中有陽先天離卦爲口之象在於東方外〻陽而内一陰是爲陽中有陰無雄之兎之爲日宿政陽中有陰是其象斯伏羲氏及古先聖人至精至微之道理豈尋常之學問所能企及其萬一哉文章使事貴求義理

之正出處之眞若合古先聖賢之道理不問而
以至微小之蟲之體爲據是亦西洋新法之謬
也故附之於圓地圖水之後與天下學者共改之



外盤是新法黃道之二十八宿計三百六十度俟查明補刻

又外盤是新法赤道之二十八宿計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二分此若望刊印見界總星圖所載之數何赤黃二道之數目自相矛盾大統回回二科絕無糾駁可見二科之衰弱也

内盤是天統赤道之二十八宿計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

又内盤是天統黄道之二十八宿總數与赤同而各宿之度數与赤異由

日行之宮有濶狭也　天統黄道自郭守敬至今未移十二宮之濶狭

盡皆不同所當更定考修者也

尊若望新法判天之赤黃二道俱是三百六十度
鏡若望既判天爲三百六十度則凡法之與圖皆宜
畫一不當自相異同也查若望刻印之見界總星
圖所載赤道十二宮之二十八宿位次改移既與
羲和迥異而度數亦應與羲和不同奈何於新法
之圖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仍踵羲和之數
何其自相牴牾之至此也人傳新法之由是利瑪
竇以千金買回回科馬萬言之二百年恒年表其
紫炁未經算授故新法祇有三餘而無四餘其說

似乎近真今考見界總星圖之度數可見其學之不自胸中流出始信所傳之不謬也羲和之舊官不講羲和之學已十七年於兹矣是羲和之法已絶而来絶者獨回回科爾若望必欲盡去以斬絶二家之根株然後新法始能獨專於中夏其所最忌唯回回科為甚蓋回回科之法以六十分作一度六十秒作一分回回法之春分較之羲和在前二日秋分較之羲和在後二日新法盡與回回科同恐識者看破其買來之學問故必去之而復快

如悍妾之讒逐正妻而得獨專其房幃始無後來之患李淳風袁守誠亦唐初修歷之賢也知回回科春分前二日秋分後二日之誤而猶存其科以備參考此其心何等公虛正大故回回科之法得存於唐以歷宋元明至於今日豈若若望之是已滅人而不恤也總之君子之學問真故喜人學問之真見人真學問之長愈足以濟已學問之長小人之學問假最忌人學問之真恐人真學問之長便足以形已之短此李袁若望學問之所以別而

存回回科與滅羲和回回二科之所以異也不有較證孰為辨別故將羲和之宮宿度數與新法之宮宿度數合成一圖以明本宮之無鬼金羊與箕三度之在寅而不在丑及新法不應有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之數俾天下之人一見了然而知其天上節氣之不真而若望數十年所作之華畢於此鏡中見之矣

華若望十二宮象名仍踵羲和法以午宮為獅子象未宮為巨蟹象等十二

鏡按羲和之法以日躔六十六年二百四十三日六時而差一度先聖恐後人誤認日躔之宿為主而不知天之退將十二宮之宿隨冬至之日以移則寅宮錯入丑宮未宮錯入午宮十二宮之宿與宮無所不移故於十二宮取其星之形似者為十二象以默定十二宮使宮與宿不得移動故午宮以軒轅御女十七星為獅子象未宮以鬼金羊宿四星為蟹巨故名巨蟹象餘十宮之象各有不同今若望移鬼金羊宿於午宮是巨蟹與獅子同在午

宮矣而云未宮爲巨蟹衆不知若望以何星爲蟹匡也豈有兩鬼金羊爭宮之名是宿宿之體是象象之名是宮三者總一鬼金羊爾若望此焉而不悟尚敢言精於曆法曆理哉竊人之長以爲己長於此不覺露其短而無贓獲矣不知徐李三君果何所見而尊信之也

尊新法黃道十二宮每宮三十度無濶狹之分以冬至之晝短謂太陽之行疾夏至之晝長謂太陽之行遲

鏡操二至晝之長短視太陽行地上度之多寡非太陽有遲疾也太陽東行一刻行一分一日行一度此太陽右旋之體也天西行一刻行三度六十六分二十五秒一日一週天而猶過一度此天道左旋之體也細以實理求之太陽繫於黃道為天之主輪而不行故今日午時在正中明日午時在正中歷萬古之午時而在正中天一日一週而猶過一度故見太陽東行一度爾其實太陽之輪祇隨天運不及天一度而無行也冬至太陽在赤道南

二十四緯度朝出辰方暮入申方晝行地上之天度一百四十六度一十分故晝短四十刻夜行地下之天度二百一十九度一十五分故夜長六十刻夏至太陽在赤道北二十四緯度朝出寅方暮入戌方晝行地上之天度二百一十九度一十五分故晝長六十刻夜行地下之天度一百四十六度一十分故夜短四十刻此二至晝夜短長之所以别也今若望謂冬至之晝短爲太陽之行疾是不分晝行地上度之少夜行地下度之多而槪云

行疾則晝四十刻夜亦四十刻而冬至之晝夜共八十刻止矣如云冬至之夜長夫晝短是行疾則夜長是行遲矣豈有疾於晝而遲於夜之理哉謂夏至之晝長為太陽之行遲是不分晝行地上度之多夜行地下度之少而概云行遲則晝六十刻夜亦六十刻矣而夏至之晝夜共有一百二十刻矣如云夏至之夜短夫晝長是行遲則夜短是行疾矣豈有遲於晝而疾於夜之理哉斯言也即坐卧不知顛倒之愚人且不肯道而自號精於曆法

歷理者肯作此論乎吾不得其解也

鏡餘

書成客有問於予曰子之鏡就事照事行文如白傅之詩雖讀使老婦聽之亦莫不解況學士大夫乎但新法之行起於大統回回交食之弗驗而新法之驗于將何道以今大統回回二科之驗乎予曰客果知二科之弗驗而新法之驗耶不知所謂不驗者匪天時之不驗人事之不驗也薦利瑪竇之歷法於天者宗伯徐光啟爾未幾而宗伯平章軍國矣驗與不驗出於若望之所唱相國之所和非日與月之所得

自主也相君之所是孰敢非之相君之所非孰敢是之新法即不驗有床頭捉刀人爲之代草以鳴已之驗而坐二科之不驗二科即驗無裨諶爲之草創以拾新法之不驗而聲已之驗一如提線之傀儡運掉靈便而衆人謂之驗一如斷線之傀儡僵然似尸而衆人謂之不驗此新法之所以驗而二科之所以不驗也繼相君而監西局者爲之藻天經二李君而辯詰之疏揭紛然矣二科曷敢置一喙以抗之乎二科之不驗緣局面人事以限之也即二科真不驗而交

食不過歷法中之一事爾而以箕三度入丑宮鬼金羊入午宮謂參水猿居觜火猴之前如此擾亂乾象未見相君言新法之非舉世言羲和之是愈可以明二科不驗之故也相君苟以交食為盡歷法之奧則相君誠不知歷法矣天本無宮人以一歲有十二月故判天為十二宮天本無度人以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故判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恐宮之無別故指二十八宿以名宮又恐日躔有歲差之移故於列宿取星之近似者立十二象以驗十

二宫知午宫以軒轅為獅子象未宮以鬼宿為巨蟹象之類新法宿移而象不移相君不知因象以求宿安得謂之知歷法乎哉不但相君不知即若望亦不知象為何物所以莊烈皇帝問象於若望而若望書五彩獅子為午宮之象青緑蟹為未宮之象紫袍白馬為寅宮之象十二圖以進莊烈皇帝改之故修歷者雖極口讚新法之精而終烈皇之世新法所以不得見用蓋若望之底蘊為烈皇一眼所看破也夫交食之法全在黃道十二宮之濶狹度數增減之差增

減得而交食自無不驗大統歷之黃道自郭守敬至今三百餘年未修而差已五度雖善算者不過以平線求之而宿度之分秒終有所未盡正間有時刻分秒之差蓋太陽一歲而差一分五十秒六十六年二百四十三日六時而差一度此一度之差而黃道十二宮之宿數宮宮各有增有減所以濶狹不同故必六十六年八月而一修而交食無不驗也夫所謂修者二分之刻測太陽躔赤黃內外二道口之交匪法壞而待修也儒者不明其故謂法久而差不知差者

歲差之差非差錯之差也天行一歲有一分五十秒之差六十六年八月有一度之差天之定體也知歲差之定體而羲和之法回回之法西洋之法殊途而同歸矣然羲和之法所以善於回回西洋者二家以三百六十度配歲之三百六十五日三時其間以短為長未免有迂曲之筭豈若羲和以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配歲之三百六十五日三時之為直截省事哉觀此則羲和新法之是非得失不待學而知矣以三百餘年未修之宮度而交食尚未盡差則羲和

之微猶善也使監修者無偏黨之心尊羲和之法以為之主而加修之用回回之凌犯以驗星象之行度用西洋之交食以正日月之躔離豈不集衆長以成一家何故分門別户必欲滅大中至正之法而獨尊僻誕不通之法乎此所謂愛而不知其惡非君子之用心也至於交食分秒時刻之驗其中有大弊焉日月食於天上分秒之數人仰頭即見之何必用彼教之望遠鏡以定分秒耶不知望遠鏡有展小為大之異廢日用鏡中夏之士大夫落其術中人矣若夫時

刻之數則其弊又特甚焉大凡公家之事恐其言之不驗則遷其事以神其言况數家之氷炭水火乎惟勢之所在則金颸而羽况故午末而報未初者有之矣未初而報午末者有之矣孰為爭此一刻乎又有以細草插壺之孔微其漏以候時者此又近時之事誰察其莫辯之究客所謂不驗者率皆如此之類安得吽徹九天以定其真是非乎客辛詳之客曰今而後知驗不驗之故也徽子之論吾亦幾成吹虀矣

合朔初虧時刻辨

歷家之算交食以合朔之時刻為定準所謂合朔者日月同經度而不同緯度此常月合朔之法也日月同經度而又同緯度故交食合朔之法也日月既同經緯度然後見初虧日月雖同緯度而未同經度必不得見初虧此數也注也理也毋二致焉未有合朔已過二刻十三分（新法十五分為一刻）而後始見初虧者此必無之數必無之法必無之理也若望之時憲歷於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日未正三刻二分合朔而

報食圖之初虧則在申初一刻强是合朔先於初虧二刻十三分日月未同經度不知其何以得合朔也如以未正三刻二分之合朔為是則申初一刻强之初虧為非以申初一刻强之初虧為是則未正三刻二分之合朔為非二非必居一焉無兩是之理也陽進未正三刻二分之合朔以欺

君以惪天下陰握申初一刻强之初虧以固寵以操歷權是彼单以交食為香餌以鈎我國吾不得不微細分辨以破其姦云

日食天象驗

湯若望之歷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謬乃詭於人曰我西洋之新法算日月交食有準彼以此自奇而人亦以此奇之竟弗考對天象之合與不合何其信耳而廢目哉已往之交食姑不具論請以康熙三年甲辰歲十二月初一戊午朔之日食驗之人人共見人人有目難盡掩也其準與不準將誰欺乎而世方以其不合天象之交食爲準而附和之是以西洋邪教爲我國必不可無之人而欲招徠之援引之以自貽伊

戚也毋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卽使準矣而
大清國卧榻之內豈慣謀奪人國之西洋人鼾睡地耶
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越渡我疆界
者否有入貢陪臣不還本國呼朋引類散布天下而
煽惑我人民者否江統徙戎論蓋早炳於幾先以爲
毛羽既豐不至破壞人之天下不已茲敢著書顯言
東西萬國及我伏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之子
孫其辱我天下人至不可以言喩而人直受之而弗
恥異日考脫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

衛父兄弟衛之於義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見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無好曆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於積薪之下而禍發之無日也況其交食甚舛乎故圖戊午朔食之天象與二家報食之原圖刊布

國門徧告天下以辨舊法新法之孰得孰失以解耳食者之惑云

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朔
合朔未正三刻二分

西洋湯若望推算

日食八分九十二秒

初虧申初一刻强　正西

食甚申初二刻半　正南北

復圓酉初三刻　正東

日入地平未復光七分六十六秒　此分秒天象不合

食甚日躔黃道五宮斗宿二十一度二十一分

西　南　東

初虧食甚復圓方位與天象全無一合

舊法推算

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朔

日食八分五十六秒

初虧未正三刻　正偏西北

食甚申正一刻　正北北

復圓酉初三刻　正偏東北

日入地平地未復光三分七十二秒

食甚日躔黃道丑宮斗宿二十二度一分四十秒

西

東

南

此圖食甚在正北天象食甚在北東此圖與天象有八分合

康熙三十年二月戊

金環食
四面露光

初虧
西南

北
東　西
南

北
東　西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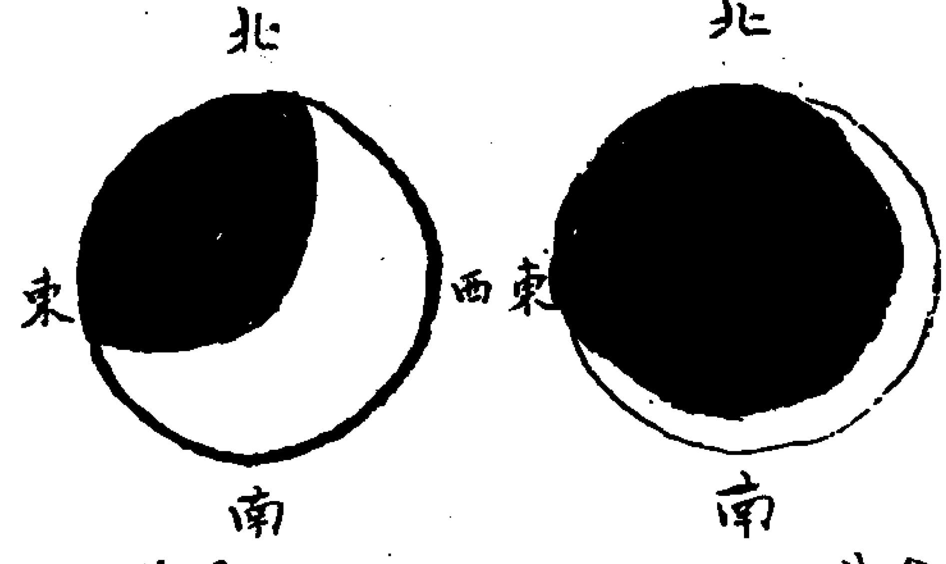
此金環食西
家之推算俱
與天象不合

初虧方位湯
若望與何雒
書西家之推
算俱與天
象不合

午朔日食天象之圖

日入地平
未復光

食甚
東北北



食甚天象湯若望在南何雒書在北雒書推算有八分合天象若望推算全與天象顛倒

復圖在東北何雒書推算與天象合湯若望之推算與天象不合

江南徽州府新安衛官生編歙縣民臣楊光先謹

奏為

天恩隆重臣分難勝仰籲

皇仁憫臣聾老

准臣辭職在監効勞以報

皇恩以安愚分事本年二月內禮部為請

旨事奉

旨吳周斌等三人准取來將楊光先應於欽天監以何品

用一併議奏欽此臣聞

命自天汗流浹背即具呈禮部未准代 題三月內禮部
題授臣 欽天監右監副四月初四日吏部
題覆初七日奉
旨依議欽此 臣愈惜躬無地隨繕疏賫投通政司不准封
進下情無路
上達只得具本叩
闕臣惟功名之途人咸爭趨祇有求而不得未有
出自特恩而反辭者更值
聖朝欣逢

睿王政臣子宣猷効命之秋何敢辭榮自矜高尚況監副
係小京堂官非布衣一蹴之所可到但臣生性下劣
有不可一日居官者臣自知之深不得不披瀝於
皇上之前臣稟不中和氣質麤暴無雍容敬謹之風祇
是鹵莽滅裂之氣與人言事無論兵刑禮樂上下尊
卑必高聲怒目如鬪似爭臣父每戒臣曰汝此性像
若居官必致殺身雖日嚴督臣讀書終不能變化氣
質故不令臣赴舉子試臣謹遵父命不敢襲先臣宗
伯楊寧巡撫畢功之世廕讓職臣弟所以懲徼倖守

父教也須因邪教毀滅
地廢亂綱常更包藏禍心用滅聖經之洪範五行暗害我
國而又枉殺節臣立威以鉗制羣工之口遂敢大膽無
忌造傳妖書謂東西萬國盡是邪教子孫明明白示天
下以叛逆之漸 臣用是忿不顧身發其罪狀原不敢
望有生賴
皇上聖明認道之真信道之篤
毅然不惑將五六十年之大姦伏莽一旦剷除斯
皇上扶持道統培養

國祚之天烈鴻休永垂於千秋萬世而臣一生讀書衛道
之志亦藉信於下矣若一受職則臣伐叛討逆之舉
非爲衛道衛
國而作是爲功名富貴而作也錫之鞶帶終朝三褫聖
有明戒臣何人斯而敢不畏聖人之言耶且臣年六
十有九雙耳聾鐘崦嵫之日爲光幾何人當懸車
反釋褐是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之小人
皇上何所取若人而任之哉況數月對審心血已枯精神
恍惚時作眩暈若不揣分貪戀功名日趨職事愈加

衰憊脫有錯誤死不償責縱

皇上不殺臣天下人能不笑罵臣哉此臣所以不敢受職

之實心也伏乞

收回成命

准臣辭職容臣以布衣在監聽

皇上差遣臣矢竭平生之學術以報

皇上之特恩惟

皇上垂鑒焉臣曷勝隕越待

命之至字多逾格仰祈

金宥爲此具本叩

閽謹具奏

聞

康熙四年四月十四日叩

閽十五日奉

旨差官將 臣 併本交與吏部議奏初一日吏部

題覆前事據楊光先叩

閽疏內 云云查得康熙四年四月內 臣 部覆

禮部尚書祁 等爲請

事一疏將楊光先補左監副等因具題奉有
議之旨在案今雖稱年六十有九耳聾眩暈心血已枯
精神恍惚等語但先將楊光先補授右監副具
題已經奉
其叩
辭職緣由相應不准本月初四日奉
依議

江南徽州府歙縣民臣楊光先謹
奏為再懇
天恩允臣辭職在監供事事臣家
皇上以臣為知曆故授臣欽天監右監副臣於四月十四
日叩
閽辭職奏
旨吏部議奏五月初一日吏部
題覆不准臣辭初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臣思官以欽天名必精於曆數曆理者方能

勝任而無失儒家但知曆之理而不知曆之數曆家
但知曆之數而不知曆之理　臣於去年在部對書之
時有楊光先止知曆理不知曆數之覩筆口供在案
可查又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部臣祁徹白王熙將
日食圖三張問臣孰得孰失　臣回稱光先未習交食
之法實不知道寫有口供二　臣見在可問此皆在未
奉
皇上議品之
旨之先之事非逆知

皇上授臣欽天監之官而先進此口供以爲今日辭官之地也今以未學曆數聾老眩暈之夫冒濫欽天監曆數之職實不副名是爲騙官臣寧萬死不敢欺
君故於初四日聞不准辭之
命卽於初十日以民服到監供事不敢報名謝
恩不敢穿著頂帶不敢到任支俸不敢隨班
朝參謹冒死再疏
上聞伏乞
皇上俯念臣未習曆數

准臣以布衣在監學習待曆數精熟之日然後
授臣以官庶上不負
皇上之隆恩下不負臣職之名實臣感
恩無窮矣爲此再疏叩

康熙四年五月十一日叩

閣發吏部議五月二十六日吏部復查得凡官無蔭官布
衣供事之例本月二十八日奉
旨依議

欽天監供事布衣臣楊光先謹
奏為三懇
天恩事臣頃再疏辭職吏部
題覆從無布衣供事之例不准臣辭臣惟
皇上授臣欽天之官實
本朝從無之例誠千載曠遇之
恩臣即頂踵捐糜尚不能報何敢至再至三自干罪戾但
臣之辭職非故辭榮沽名實懼不能勝任按歷法俱
係幾百幾十幾萬幾千百十分秒數目字樣習者記

性聰明原不甚難但臣精神耗鈍記性全消歷法起
例止四十餘條臣自奉
命至今凡四閱月尚不能成誦而冒欽天之職寧不自慚
臣
之所以冒死必辭者聾老昏憒恐負
皇上拔臣之心臣之所以願以布衣在監供事者
天恩未報欲竭駑駘之力以報
皇上曠世之恩也臣願報
恩之心匪獨止臣一身臣欲習學精熟俾子傳孫孫傳曾
孫世世子孫得為

皇上之犬馬 臣此 臣報
皇上無窮無盡之心豈忍恝然辭職不以布衣供事而負
皇上之恩於不報耶銓臣執無例二字臣以爲布衣不由
薦擢
特旨拔授監員斯
皇上之恩例也若
允臣所請亦
皇上之恩例也例總出於
皇上授免無非

天恩知明太祖初取江南即聘鎮江布衣陳遇授以編修
遇辭不受以平巾供事終其身至今人稱明祖之聖
臣才遠不及陳遇而
皇上之聖神實過明祖此臣所以哀籲
皇上之前也臣非敢執此爲例但就銓臣無例之言則布
衣供事前已有行之者矣總之臣之職出自
皇上之特旨銓臣斷不敢覆准臣辭伏乞
皇上俯念臣老不勝任仍
頒特旨准臣以布衣在監供事使臣他日不以歷數得罪

則
皇上保全微 臣性命之
恩與
天地並矣為此具疏叩
聞謹具奏
聞
康熙四年六月十三日具疏叩
閏十四日早奉
上差娘

諭旨清朝從無布衣供事衙門之例官不准辭原本發還

江南徽州府歙縣民臣楊光先謹
奏為臣有五不敢受職之畏二不敢受職之羞謹將實
情分具八本冒死披陳仰祈
睿鑒事本月十三日臣具第三疏叩
閽請比編修陳遇以平巾供事明太祖之例蒙
皇上垂收
諭旨清朝無布衣供事之例官不准辭將原本還臣欽此
臣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以臣屢辭

震怒豈臣於法　臣郎有胸無心敢忘捐糜圖報但察之人
情事勢有所大畏而不得不辭者臣若不以布衣在
監供事是以臣而抗
君臣應萬死臣自五月初十日到監供事見人情行事無
一不伏殺臣之機臣安得不畏臣素以理學自信豈
畏一死所畏者被人排陷死敗名爾臣今以辭職干
皇上之怒賜臣以死臣雖死無罪天下後世必有恤臣有
明人倫尊聖學闡耶教之功臣死猶生臣苟不能逆
睹禍機之來貪戀一時之榮名坐入陷穽之中不但

皇上他日不能原臣 臣即渾身是口有所不能分辯是以見利忘害有罪而死天下後世誰復憐臣而肯爲臣暴白此臣之所以大畏冒死辭職

奏明於生前以求明白於死後也謹將可畏事情分具八本叩

闕謹具奏

闕

康熙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是本叩

闕二十七日奉

旨據光先所奏各本內事情着吏禮二部會同一併察質
取口供具奏各本俱無小日八本無點黃着飭行
第一不敢受職之畏疏臣所告邪教是爲往古來今
明人倫爲
朝廷百姓除隱禍非有私怨而與之訟也彼乃思圖報復
大張機穽息造流言臣寧不畏臣於本年正月十五
日奉
旨召至內院同滿漢院臣滿漢禮臣選
皇上大婚吉期臣恭選得本年八月二十八日辰時吉曆

已亥寒露節

齋輿由

大清門進此 臣 之所擇也忽於二十日徧地閧傳謂 臣 言

三年內無婚嫁吉期長安中無不人人且笑且駡致

梟臣李秀恣恨之極極不當有無遠譏形之章疏若非

皇上明察秋毫

嚴旨爲 臣 剖分則 臣 之冤千古莫白而地日滅 臣 族之慘

早伏於阻

皇上三年大婚之一語此言不但殺 臣 且並李秀幾累 臣

之禍得李秀而始免此謀不出自邪黨流言何從
而生其封今雖不行不能保其日後之無暗算機深
臣測禍隱難防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一
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二不敢受職之畏疏助教臣許之漸序耶徽從言
謂臣父同知君臣父子節儒者不能與弊誠名教中
之大罪人荷

皇上寬恩僅褫其職宜亟歸里閉門思過尚難免萬世唾
罵乃敢潛住　京師日與湯若望及各省解來之西
洋人朝夕往來謀薦復官聲言起官之後誓必殺臣
風聞雖不足信但查革職漢官引嫌畏譏從無久住
京師之例今敢留　京無忌其中必有深謀邪教金多
羣居思報　臣之智力有限安能察其隱微日處中傷
夜慮刺客此　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二也伏
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三不敢受職之畏疏

皇上殺欽天監五官及流徙已死劉賈二人之家屬而不

赦者以其用洪範五行而暗害

國家也率土之　臣　見洪範五行即宜力加排斥始盡臣

子之心未有既知五官爲洪範五行而殺而反欲用

洪範五行者盡其心有所爲爾　臣　未到監之先選擇

官將各家通書呈三滿監臣言各家通書俱有洪範

五行不宜偏廢等語滿監臣嚴以其非及　臣　到監之

後部劄 行監選蓋格格塟期選擇宮呈稱宜將洪範
五行祭用更為合理滿監臣塗抹其呈至再而後止
可謂只知有邪教而不知有
朝廷之法度矣夫既對 臣以洪範五行為是則是明示 臣
之距洪範五行為非彼不但力斥 臣且敢力抗
皇上甚心不遵受邪教之主使以 臣不用洪範五行為非
竟不思
皇上不敢刪刊有泰西諸人之為是也監員之立心行事如此
臣安敢與之同衙門共事

皇上哉此 臣 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三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四不敢受職之長疏本年五月二十九日 臣 隨滿漢諸監臣上觀象臺考驗儀器見湯若望之西洋日晷斜安八分 臣 卽言曰去年十二月初一日日食用此斜晷以測時刻歷科博士何雒書馬惟龍安得不輸天文科博士李光宏應曰去年日食不在西洋日晷上測 臣 問在何處測答曰是在簡儀上測 臣 指簡

儀問光宏曰簡儀是子在北午在南乃夜用之以測
星者豈可用以測日之時刻光宏答曰二百年來俱
是如此測臣曰二百年來既用簡儀上測星之赤道
何故於簡儀下之平盤又立一子南午北之日晷諸
臣看（看）曰此是測時刻之日晷 臣 曰放著子南午北之
日晷不用豈有以簡儀夜測星之赤道而測日時刻
之理二百年來之臺官其不通不至此也光宏猶曰
此是倒冲測法 臣 曰依你説夜時刻可倒冲 日時刻
猶不思小寒節太陽在赤道外二十一度不曾躔入

赤道如何十二月之太陽照得上此
話只好替湯若望欺
欽差院部大臣如何欺得我你不是欺
欽差你是欺
皇上我明日奏過
朝廷請官與你測驗便見誰是誰非光先詰塞始曰要求
指教復與簡儀平水槽中注水見簡儀斜側五分夫
儀既不正即測天度星辰盡皆不準何況用之以測
太陽如此情形率與邪教朋比為姦以欺天下 臣安

能與之同衙門共事

皇上哉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四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五不受職之最疏臣惟

皇上聖明頒行

大清一代之歷革除邪教新法復用堯舜舊法不但山陬

海澨之民咸慶復見天日卽聲教所迄之國莫不欣

躍

聖化爲羲和之歷官者宜何如歡躍何如鼓舞各展抱負

以報

皇上復用其家學之恩乃今首鼠兩端心懷疑貳見西洋人公然馳騁長安道中揚揚得意相傳湯若望不久復官不敢出其所長以得罪於若望故全會交食之政四餘之法者既言廢棄已久一時溫習不熟止會一事者又以不全會爲辭目今考補春夏中秋冬五歷官而歷科所送之題目不以交食大題具呈止送小題求試意在暫圖陞擢他日好以不全會推諉無

非欲將舊法故行錯謬以爲新法留一恢復之地是
众祇知若望之威之可懼而不知
皇上之命之當遵也人心如此臣寧不畏此臣之所以深
長而不敢受職者五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六不敢受職之畏疏

皇上因星變地震
大赦天下非爲湯若望一人而赦也今民間訛傳稱若望

是真聖人其教是真天主故於若望將刑之時天特
為之星變地特為之震動
朝廷遂不敢殺乃全而生之仍令其生天主之堂可見真
聖人真聖教之不可滅有如此斯言也豈天下
國家之福哉
皇上之教天下不知生全幾萬千人而人獨於若望之一
身貪天功為己力人心至此可不大憂小民不知大
義易為邪言煽惑此言一行卽傳天下將見天下之
人民盡化為邪教之羽翼是臣以攻異端之法語反

爲邪教增重其聲價臣之罪不可解矣向盤踞
京師者止若望四人今則羣聚數十向尚不知避忌今
知秘其機緘金多可役鬼神漢人甘爲線索往來海
上暗通消息若無有以關防之實爲養虎自遺其患
從來天下之禍常伏於其所忽初以其梗蒂之小也
不甚留意隄防及至毛羽既豐一旦變作不可撲滅
雖悔何追自古至今每每如斯況其教以謀奪人之
國爲主查其實蹟非止一端其謀奪本國也有耶蘇
正法之書像可考其謀奪日本國也有船商之口可

憑其已奪呂宋國也有故明的禮部臣沈確之條疏可據如此狼子野心之凶人又有大器刀甲之銛猛安可與之同中國哉臣不但為身懼為族懼且為天下懼為

朝廷懼焉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六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七不敢受職之叁疏臣聞有真實人之學問然後可以為人之師表無其學而充其位人雖壓於勢而

不肯心悦誠服必有覆餗之患臣無算歷之能而儼

然居於能算曆之官之上對之能不自慚或有錯誤

臣無術以正之何以謝欽若之責此臣之所以甚羞

而不敢受職者一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八不敢受職之羞疏臣惟曾以正論規諫人者不

敢自蹈其轍明末武舉陳啟新負斧鑕上五千言授

以吏科給事中臣曾規正之曰人之情不做官則歆

不得矣

作敢為一做官便瞻前顧後料長若不受賍辦著一
張鋒快肯說些民間利病的公道話替朝廷治得天
下救得蒼生自然名傳後世科長如今做了官不見
有所建明只學得保守紗帽恐後來死得不好臣著
正陽忠告一書譏之啟新後果被糾參提問自投黃
河而死舉世皆笑啟新之愚而稱臣言之是今臣以
不能算歷之夫而濫受
皇上
欽天之職將來必有如楊光先之人來笑當年規正
陳啟新之楊光先先矣臣雖靦顏偷生世上死之日將

何面目見陳啟新於地下哉此臣之所以甚羞而不
敢受職者二也臣有二甚可羞六深可畏安敢輕易
受
皇上之官而不冒允以必辭耶此臣之所以不避
斧鉞而叩
閽之無已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欽天監供事臣楊光先謹
奏為
天恩愈重臣懼愈深懇
鑒微忱收回
成命事本年七月二十七日吏禮二部題臣等供回
奏八月初五日奉
旨欽天監事務精微緊要既稱於三月初二日地震之間
簡儀微陷閃裂彼時何不即行具呈經楊光先看見
說此始於六月十八日具呈請修據此凡事俱草率

因循張其淳著降楊光先著爲監正張其淳著爲
監副李光顯著爲右監副欽此竊照臣屢疏瀆聒
宸聰不以臣爲煩擾置臣於法反加臣爲監正臣感
皇上如天之恩至於如此之極而不覺繼之以泣也但臣
自揣分量實不敢一刻自安臣聞人臣事
君進退以禮辭受以義祇有辭尊居卑未有辭卑居尊者
臣蒙
皇上授臣右監副臣以學術未精不能勝任凡四叩
閽疏辭兹

授臣以監正臣即拜
命則臣前日之辭是辭監副之畀而今日之受是受監正之尊矣於畀則辭而於尊則受是臣止知躁進而不
知事
君進退之禮辭受之義安望其能盡臣職哉況看出簡儀傾側者乃滿監臣而責令其具呈請修者亦滿監臣（即此以觀當時之擬旨者可想矣）也臣不過於辭疏中畧監員稽怠之習以
入告
皇上以臣為能而加臣為監正是臣掠滿監臣之美以得

監正臣能不自愧哉臣又聞驟富貴者不祥臣以無
位布衣一旦得六品之官已犯驟貴之戒尚未謝
恩到任又擢為五品視篆京堂於驟之中而又加驟焉天
災人禍將必隨之臣以天道人事之理指人而不自
知吉凶之趨避是懵於天道人事之理矣以懵於天
運人事之理之夫豈可以為欽天監之監正哉此臣
之所以深懼而必辭也臣又考之史冊上有
大聖人之君下然後有不受職之臣故上有堯舜下有巢
由上有漢高光武下有四皓嚴光上有宋祖明祖下

有陳摶陳遇是皆遭際聖君故得遂其高尚臣固不
敢追踪前哲實以堯舜高光宋明二祖仰望
皇上倘蒙
皇上允臣所請俾千秋萬歲後之人頌
皇上容一明人倫尊聖學闢邪教之楊光先而不强之以
職則
皇上聖神之名駕越於堯舜高光宋明二祖之上矣伏乞
收回成命准臣以布衣在監供事成臣無掠美之愧而更
鮮覊貴不祥之懼矣字多逾格仰祈

鑒宥為此昧死叩

閽

康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奉

差蝦亥吏部議本年九月十三日

吏部議得

已經奉

旨楊光先著為監正其辭職緣由相應不准十四日奉

旨楊光先因知天文衙門一切事務授為監正著即受

職辦事不得瀆辭

向聞吾友戴東原說歐邏巴人以重價購此書即焚燬之欲滅其迹也今始於吳門黃氏學耕堂見之楊君於步算非專家又無有力助之者故終爲彼所詆然其詆耶蘇異教禁人傳習不可謂無功於名教者矣己未十月十九日竹汀居士錢大昕題時年七十有二

初書估攜此冊來售余奇其名故以白金一錠（鋌）購之後李尚之謂余曰錢竹汀先生嘗以未見此書爲言則此誠罕覯之本矣因付裝潢求竹汀一言前所跋

者是也至於步算非專家余屬尚之詳論其所以適

尚之應阮芸臺中丞聘臨行棣還未及辦此當俟諸

異日爾

己未冬十一月既望書於聯吟西館黃丕烈